

卷二十八

名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八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全譜  
書館藏  
宋

安溪李鍾儔分纂

宋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人。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斂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異之曰。汝他日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宣和四年。應真定宣撫劉韜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伍。飛乃伏百人山下。以數十騎逼賊。賊出戰。飛陽北。賊追之。伏起。先所遣卒擒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命飛招賊吉倩。倩降。補承信郎。從劉浩解東京。圍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不。起擊之。乃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承義郎。隸留守宗澤。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免之。



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遂大敗金人而還澤謂  
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高宗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  
社稷有主勤王之師日集宜乘其急擊之黃潛善汪伯彥  
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保中原之望願陛  
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  
官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莫茂采樵皆謀定也所矍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岳飛

二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待以國士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  
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特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討誠能  
提兵壓境飛性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使從王彥渡  
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  
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飛軍食盡從彥乞糧彥不與飛乃  
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  
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知彥不  
悅已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伯職二



年每戰皆捷。嘗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乃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飛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于東。明敗黃善于清河。授英州刺史。及杜充將走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飛不得已。從而南。于道連破張。用李成諸賊。及充降。金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六戰。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岳飛

三

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敵衆亂。飛擊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使王貴傳慶。追破之。因遣辨士。盡降其衆。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于鎮江東。又捷于清水平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



遂復建康因上言建康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成  
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焉兀术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  
戚方降其軍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請飛爲副時成黨馬  
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  
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  
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  
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  
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飛使人  
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四

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  
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于樓子莊大破之成走降  
僞齊賊張用者亦相人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  
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  
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悉平飛功第一二  
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之成聞飛將  
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遁飛至茶陵招成成不從飛  
上言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強則肆暴屈則就招苟不畧加  
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謀縛之帳



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者既去。飛卽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其黨迎戰。飛不陣而鼓。奪其二隘。成又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道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魁。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憲等分道招降二萬人。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岳飛

五

方。士無一人病者。嶺表平。移屯江州。甫入境。承檄捕劇賊數部。皆平之。三年。虔吉盜合衆寇掠閩廣。帝命飛討之。飛至虔。賊彭友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復授徐慶等方畧。悉破降諸郡。餘賊。初。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令屠虔。飛請誅首惡。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爲曲赦虔人。虔人感其德。祠之。秋。入覲。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



路沿江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及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又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亦欲自江西趨兩浙。與么會。四年。遂除飛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使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問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兵抵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六

俄復隨州。進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見成陣。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百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進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帝聞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以隸飛。授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移屯鄂。飛上言。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



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必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又言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始元末劉豫合兵圍廬州帝命飛解圍飛至廬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金兵潰五年入覲封武昌郡開國侯命招捕楊公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降飛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八

岳飛

七

表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裝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將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



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人以其言爲讖，所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六年入覲，請置襄陽監司，以按察州縣。帝從之，且命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令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尋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丁母憂，扶櫬還廬山，降制起復。連



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飛乃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矣飛又遣楊再興進兵長水縣再戰皆捷復遣人焚蔡州糧中原響應會劉豫遣子麟猊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馳至賊已敗去乃還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因請圖蔡以取中原不許七年入覲拜太尉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卨瓊兵隸飛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休兵觀釁耳願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遠遁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會秦檜主和不欲以德瓊兵隸飛張浚遂以德為淮西統制瓊為副而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言其不可與浚忤乃乞解兵柄終喪步歸



廬母墓側。浚怒。以引定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就職。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未幾。酈瓊叛降僞齊。殺呂祉。浚始悔之。飛上言。比者寢閣之命。竊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功可必。又言。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師。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間而動。會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欺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十

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輩緩死。卽詭服。因謂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乃作囑書。封其股納之。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遂廢豫。飛復請乘其廢豫。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秋。金人遣使許歸河南地。時飛適以召赴行在。因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明年。以金歸河南地。大赦飛。謝表有云。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



檜愈恨會遣使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且言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沮其行明年金兵果南下攻拱亳劉錡告急帝命飛馳援且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以圖河東北又復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飛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十一

于京西飛自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于是遣張憲敗金韓常于潁昌復潁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王成戰鄭州敗之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戰南城軍敗之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張憲又復淮寧府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眾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以應飛金李成棄城走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時諸將分道出戰飛留大軍于潁昌而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與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將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致其師併力一



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  
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迫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  
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敵屍布野初  
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  
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戰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  
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  
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因益兵而前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  
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岳飛

十一

以二百騎遇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再興死焉獲  
屍焚之得箭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  
追奔十五里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  
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  
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兩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  
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是時梁興亦會太行忠義兩  
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  
道絕金人益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



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葺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  
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至是  
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  
川險要一時盡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  
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  
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元木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  
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  
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  
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  
部降飛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之將仵查千戶高勇等皆密  
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大將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  
喜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  
班師飛言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  
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令  
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

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岳飛

十三



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撞雷。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徙而南者。如市。亟請以漢上閒田處之。方兀木將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木悟。遂不去。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入于金。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及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金入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至廬州。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岳飛

十四

金兵望風而遁。兀木破濠州。張俊駐兵不取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及飛至。金人又遁。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及俊出兵無功。而飛屢捷。俊愈怒。俊又與檜捕韓世忠。軍吏景著誣以他事。欲以撼世忠。飛馳書告世忠。世忠見帝自明。于是俊與檜大憾。飛檜之逐趙鼎也。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諫議大夫方俟。尚中丞何鑄。御史羅汝揖。承檜旨。交章劾飛。飛遂解兵柄。奉朝請。檜又使



張俊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因捕飛父子證  
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  
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閱  
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檜乃改命万俟卨傳會其獄歲暮  
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與憲  
皆棄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  
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宗正卿士儂布衣  
劉允升皆以上書救飛或斥或死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  
平詣檜詰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八

岳飛

五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時洪皓在金蠟書馳  
奏言金所畏惟飛至以父呼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  
至孝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  
素服飛遺以名姝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  
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  
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  
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  
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



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志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岳飛

六

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之。哭聲雷震。孝宗時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于鄂。淳熙六年，謚武穆。嘉泰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從飛功最多。每戰，手握兩鐵椎，重八十觔。先諸軍登城陷陣。潁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初飛下獄，檜令其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于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

爲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論曰。飛以韓白之才。而忠孝出于天性。謙恭不伐。憂國勤民。可謂大臣也已。恢復之志。雖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與敵。宋初南渡。潰裂分散。不可爲國。飛始復建康。以扞北戶。取襄陽。以遏上流。平羣盜。以清根本。又設間廢劉豫。以除心腹之害。微飛。則諸將帥不能獨當。雖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于襄陽。飛所自營置。終宋之世。以爲強藩。寧理之後。視襄陽爲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岳飛

七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俄夏人復出間道世忠獨部勇敢士殊死鬪遇夏監軍駙馬兀嚙躍馬斬之夏人大潰累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淵惴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大敗之淵歎曰真萬人敵也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轉承節郎及金人內侵世忠與蘇格以五十騎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格失措世忠從容令列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舟集命艤岸鼓譟助聲勢親躍馬薄之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殆盡轉武節郎欽宗即位梁方平與金人戰而敗世忠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韓世忠

六



重圍中揮刀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名問轉武節大夫宣撫副使李彌大軍校李復作亂淄青附者數萬人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于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于是衆悉降授單州團練使屯濰沱河時眞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韓世忠

十九

趙亟援之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甚急糧盡救絕人勸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有自金國來者言其大帥是夜被創死故衆不能支康王如濟州世忠率所部勸進高宗卽位授光州觀察使與諸將討平羣盜入備宿衛嘗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擢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授廊延路副總管屯淮陽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



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世忠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方赴行在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世忠適至浚喜以書招之世忠見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入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苗劉始懼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給傅曰今遣慰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韓世忠

二十

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大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



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世忠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于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命守鎮江。及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退保江陰。兀术自廣德破臨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韓世忠

三

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在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維州遣字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縵貫大鈎。授驍健者。敵舟諜而前。則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



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以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官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兀術得絕江遁去。初世忠料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潛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韓世忠

三

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王世墜而復馳者。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持于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帝六賜札褒之。拜於校。少保范汝為反于建安。勢甚熾。命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關鎖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世忠令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擒其謀主裨將等五百餘人。世忠欲盡誅建民。



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卽令軍士馳城上勿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謂之曰活汝者李相公也曹成擁餘衆在彬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招之成以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歷代名臣傳

卷二十六

韓世忠

三

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諸將按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四年以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入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詞旨懇切世忠受詔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



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于是引兵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聲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叟亦敗金人于天長縣之鷓鴣口擒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韓世忠

六



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圖淮陽兵至城下爲敵所圍。世忠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世忠遂圍淮陽。兀朮與劉猥救之。世忠勒陣向敵。使人傳語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淮陽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六

韓世忠

五

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乞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不聽。秦檜主和議。命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章數十上。金使者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四上疏諫。且曰。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世忠圖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淝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劉寶擊于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



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以出。世忠上其功。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及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復抗疏言秦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寢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骸骨。十月。罷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卒。贈太師。世忠初得疾。將吏入問。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韓世忠

三

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忠義勇敢。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詣檜詰之。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祖殿下。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凡克敵。弓連鎖。用。後。猊。螯。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爪。斃。勸。門。以。折。

癡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若。如未嘗有權位者。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配享高宗廟庭。

論曰。中興諸將。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義勇。遠過于人。世忠章數十上。與秦檜爭和議之非。不以禍福介意。其在行間。挺身決鬪。百戰不怠。老而益奮。非夫忠義激于其心者。其孰能之。飛多方面之功。而世忠尙鑰北戶。與金人進退。如邀兀朮于金山。擒孛也于大儀。皆呼吸存亡。在于俄頃。世忠身獨任之。張俊劉光世輩。未有肯與爲首尾者也。至誅苗劉。平羣盜。功尤多。固將帥中社稷臣也。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常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閤門祇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召見，奇之。授閤門宣贊舍人。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奇其才，以爲湮原經畧使，兼知渭州。紹興末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以錡克東京。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一

劉錡

三

副留守，所部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將發，益以殿司三千人，皆攜老幼而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五百里，果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舍舟陸行。先趨順昌。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旦，金騎已入陣。錡與規斂兵入城爲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少。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



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部將許清議與綺合。綺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綺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粘畢。而金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合圍。綺豫設伏。擒其千戶阿黑等二人。詰知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僅三十里。卽遣千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劉綺

元

餘人夜往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綺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綺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綺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金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順昌受圍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東村。距城二十里。綺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異服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綺復募百人以往。或請衛校。綺笑。



曰無以枚爲也。命折竹爲詔，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則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問計。或請乘屢捷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且敵營甚近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兩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衆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一

劉錡

三

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言。兀术大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鴛車砲具，不用翼日。錡登城望見二人，械而來，縋而上之。械上繫文書一卷。錡恐惑衆，立焚之。元术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元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擢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渡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



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潁河上敵既濟錡陰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帥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而錡士氣閒暇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方晨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劉錡

三

其陣刁斧亂下敵大敗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五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錡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有長勝軍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兵所殺敵既敗錡遽以拒馬木自障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夕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追之，死者又萬數。是役也，金兵數十萬，而錡兵不過數萬，出戰僅五千人，錡能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魂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力進兵，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未幾秦檜以和議召還諸將，錡亦還太平州。十一年，兀朮復南下，錡引兵會諸將，據東關，出清溪，兩戰皆捷，復與諸將敗兀朮于柘臬。又追敗之于東山。金人望見曰：「此順昌旗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八

劉錡

三

也。即退走，初錡名位最在諸將後，以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等深嫉之。二人還朝，誣錡戰不力，秦檜陰主之，遂罷錡知荆南。付岳飛請留錡掌兵，不聽。錡在荆南六年，軍民安之。及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復加太尉、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而南，中外大震。時諸名將多已物故，而錡病劇，不能將兵。金人且渡江，會都督府叅贊軍事虞允文督舟師大破金人于采石。已而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媿死矣。」三十二年閏二月。



錡憤懣嘔血數升而卒。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所避就。錡在揚州，用石灰畫白城壁，善曰：「完顏亮死于此，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卒以致變云。」

論曰：順昌之捷，戰功甚偉，考其審機觀變，自始至終，皆有成算，非僥倖而勝者也。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此謂兵力畧相當，可以搖撼而動。若兀术之于錡，人衆相十倍，勢相百，縱能擊敗其偏師，適自耗其力耳。而兀术之中軍，虎旅百萬，豈能損其秋毫哉？故錡不用諸將之策，直以勞逸之勢攻之，有以也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一

劉錡

三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九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安溪李鍾儵分纂

宋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其先京兆人十三世祖翺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崇安父韜第進士嘗攝廊延帥出奇兵擣夏人解震武圍未幾夏人納款知越州擊敗方臘守真定招降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劉子羽

一

賊首柴宏却金人之兵京師陷遣詣金營粘罕素知其名命僕射韓正館之正曰軍中方議立異姓欲以君代正為僕射北向取富貴在此行矣韜仰天大呼退而自書曰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予今必死所以報國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子羽宣和初為韜主管浙東幕府機宜文字以破睦賊功再遷衛尉丞從父守真定誓以必死金人不能拔而去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在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甲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張俊以千兵甲來若備他盜者因設酒



食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就廡下，取黃紙趨前，麾瓊下。曰：有敕，召將軍詣大理置對。瓊愕視，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皆應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浚大奇其材。除徽猷閣待制，參議川陝宣撫軍事，開幕府秦州，節制五路。規以五年而後出師。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勢，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得。未幾，富平失利。人情洶洶，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久欲入寇，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而僻處夔峽，與關陝聲援不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浚然其言。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衆來會，分兵守險塞。敵知有備，引去。明年復來攻，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會秦鳳金房二鎮皆飢，鎮帥吳玠、王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奉制拜爲利州路經



畧使兼知興元。既至通商輸粟。二鎮獲安。除寶文閣直學士。金人復攻金州。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關。馳告玠。玠自鎮晝夜馳至列營拒守。金兵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閒道繞出關後。全蜀大震。玠邀子羽去。子羽固持不可。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亦難之。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取草芽木甲而食。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與子羽會。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九

劉子羽

三

守仙人關。子羽就山築壁壘。金人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慷慨語曰。子羽今日死于此。諸將皆奮會敵。乏食。引去。子羽與玠合擊。敗之。于金牛鎮。始還興元。金人入梁洋。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敢南。浚乃止。撒離喝遣人持書旗來招。子羽斬之。縱其一邊。寄語云。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金人再窺蜀。爲必取計。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敵無所掠。餽餉不繼。腹背受攻。疫癘且作。故亟遁去。浚雖斂師。卒能全蜀。子羽之功居多。尋坐與浚俱罷。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薦于浚。至是玠上疏。訟子羽功。請納節贖罪。得復元官。浚還朝。請子羽知鄂州。再視師。荆襄川陝。遣往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及浚劾罷劉光世。欲以兵屬子羽。子羽固辭。改知泉州。會酈瓊叛。浚罷相。子羽安置漳州。金人復入浚。薦復元官。知鎮江。充治江安撫。使建議清野。徙淮東人于鎮江。撫以恩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未幾議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卒諡忠定。朝之裔孫名頌者。收峒寇有功。諡忠簡。名純者。死邵武寇。立廟封。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九

劉子羽

四

忠烈。幹諡忠顯。子羽子璜。字共父。諡忠肅。世號五忠。劉氏云。

論曰。子羽佐父幹守真定時。年未弱冠。孤城疲卒。當大敵。壓攻。神志不懼。守禦有方。迨幹死。忠義。子羽佐張浚。宣撫川陝。挾吳玠共圖厥功。危急存亡之秋。勁節遠略。可謂具文武長才矣。一門五忠。弟子輩以學有淵源。為考亭師。偉哉。



吳玠 璘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下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金人畧秦雍。都統制曲端以玠爲前鋒。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欲犯長安。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張浚巡關陝。劉子羽稱玠及其弟璘材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尋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九

吳玠璘

五

爲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與金人戰而敗。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勸玠退守漢中。以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懼吾躡其後。不能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惠。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雖邀殺之。民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與烏魯折合。約日攻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令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起。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



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張浚上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憂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十月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全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吳玠璘

六

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而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驛書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



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會玠有小校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隋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入關。先是。璘在和高原餉饋不繼。玠又以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方殺狐平。剗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元术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死此。退者斬。令分軍爲二。元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入。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逆射。矢下



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刃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自是金人還據鳳翔不復妄動矣。拜檢校少師。玠與敵對壘。且十年。營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成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振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達情。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勢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



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璘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

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多戰功。紹興三年。累官至榮州防禦使。知秦州。是歲。棄和尚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兵深入。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九

吳玠璘

九

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十萬衆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狐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脩第二隘。璘冒圍轉戰。與玠會。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遷定國軍承宣使。知熙州。九年。升護軍都統制。知秦州。及玠卒。而胡世將制置四川。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



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時朝廷恃和議欲廢仙人關世將乃抗奏謂當外固歡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聞金人之謀欲佯棄陝西不顧使南兵來主之然後一發取蜀敵情如是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于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撤備而世將以宣撫使置司河池十年金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請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九

吳玠璘

十

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士卒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十一年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



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法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戰遂用之金二帥老于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官軍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帥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會詔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四年以璘為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二年璘遣姚仲攻德順四十日不克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



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  
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  
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  
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  
大敗。遁入壁。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  
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孝宗乾道元年。詣闕。且  
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兩朝存勞。相  
踵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璘至漢  
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  
。歷代名臣傳

六。贈太師。追封信王。初。璘病篤。命具遺表。曰。願陛下毋棄  
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略苛  
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  
重。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  
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要謂  
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  
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  
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  
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



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璘舉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論曰。宋之南渡。巴蜀最爲上游。所以藩蔽荆襄。控禦關隴者也。二吳兄弟實經營之。始保和尚原。繼守仙人關。設形勢。據險阻。使金人不得軼越。而下流安矣。及和議旣成。將遂分兵撤備。而璘與胡世將力陳其不可。終以保蜀。兄弟相繼數十年。綏輯人民。輔寧國家。可謂悉心以勤其事者。賢于張俊。楊沂中輩遠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吳玠璘

十三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人少孤力學日誦數千言刻志勵行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徽宗出走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鎮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乃止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登上言陛下以東宮踐祚人人翹足以觀新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復再納邦彥大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高登

十四

失民望不報明日又上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乞罷敏邦昌逐王時雍等召徐處仁爲相書五上俱不報因謀南歸聞有旨張邦昌李邦彥各與遠郡趙野李悅王孝廸相繼罷斥徐處仁正台司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上書言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云朕所素定有云朕所不好是護所短而不使人言也言路塞則下情壅危亡可立待矣書入皆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帝不果出金師退吳敏諷學官起羅織登等屏斥還鄉紹興



二年高宗駐蹕臨安登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于廷對盡言之以直見忌授下州文學尋調富川主簿憲使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仍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與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登亦何言守改容從之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薄其罪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倖免則被死之寃何由而消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歷代名臣傳

十萬不告姓名登辭之未知所歸乃盡爲購書置于學歸至新寧會大飢州帥連南夫曰撫凋瘵者莫如高主簿遂檄以往至則發廩賑濟願貸者聽復爲廢于野以食之全活萬計嗣歲大稔償亦及數帥漕列奏遂改正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其序云方今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作蔽主上下二篇財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給冗食之兵良田贖遊手之民作蠹國上下二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作害民上下二



篇帝覽而善之。秦檜惡其議已授靜江府古縣令。至靜江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恐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耳。但登不差人下鄉。願公不差人下邑。晦曰。謹奉教。登以廉謹公仁四字自警。有所追呼。必寬期限。訟者悉從面決。吏無所容其欺。又新黷官以來。學徒遠方之士。皆羸糧而至。胥徒有辭役而就學者。縣有豪民秦琥。爲民害。持吏短長號秦大蟲。登呼至面數叱下。必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郡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太師生歷代名臣傳

焉。蓋祠之。登曰。檜爲相無狀。祠不可立。又令市熊掌與牛乳。登曰。踐雪而搏猛獸。非驅民于死乎。將春而奪之牛。是勸農之職乎。舜陟大怒。搯秦琥事。罷之。登適母病。申乞尋醫。不待報去。舜陟遂劓檜父祠。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檜實主之。舜陟徑遣卒至漳浦捕登。登時母死。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喪。帝覽而憐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登曰。丞相嘗識君子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登但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下靜江府獄。登號泣而歸。葬母異。



詣靜江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辟攝歸善。令差考試潮州。登憤權臣專恣。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災之所自。時丞相趙鼎在潮。謂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語終日。檜聞。取旨編管容州。登時方出潮。陽試院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拜謝上馬。大作謂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至。兵刃森列。登從容謂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勅。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無他也。吾當以死捍之。登至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高登

七

容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鬻感不安。大失則慟哭隨之。容本窮陋。聞登至。執經從者數百人。爲講大學中庸之旨。教方行而疾作。以紹興戊辰年卒。有巨星自寢飛出。登初得疾。召所遊訣別。其子扶請更醫。登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吾不起矣。復請灼艾。登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命止此。無益也。通守黃勳至。曰。彥先怕痛乎。登曰。登嘗獻瞽言。刀鋸鼎鑊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榜于廳。事云。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麓之類。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



累數百言。不及其私翼日。勳再至。曰無所屬乎。登以手撫床曰。天下蒼生望霖雨。勳起謝勳何足以當此。揖勳出。焚香端坐而逝。登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躍于舟。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鹿置其門。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有家論。及東溪集。後丞相梁克家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胡銓為作忠辨。朱子守漳。為作祠堂記。奏加褒贈。

論曰。登事親孝。事君忠。與陳東等上書請斬六賊。留李綱。種師道。其有功于宋室大矣。至登所自上書。或用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高登

六

不用。要其關于國是者不小也。為秦檜阻抑。始終不得大用。而禍且隨之。然其宦遊所至。興學息訟。賑飢斷獄。聲績懋著。其所挾持。居何等也。程子云。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登之學以謹獨為本。故其志存忠義。心懷濟物。歷患難而不以動其心。隨所施而無不得其宜。又能了然于死生之際。可謂存順沒寧者矣。



洪皓 朱弁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負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政和五年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以拯荒自任白郡守發廩捐直以糴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恩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入對帝語以國步艱難兩宮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洪皓朱弁

十九

遠播皓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國此正春秋邲郟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以皓為通問使龔璿副之行至順昌與盜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盜悔悟因使持書招其魁二魁聽命領兵入宿衛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將喏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穴居百家陳



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使皓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以問皓。皓力折之。且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者。為兩國事。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欲殺之。皓白自分當死。但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則本朝自有之。金三千兩。景德時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于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元

洪皓 宋升

三

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以議不合。中止。未幾。兀朮殺悟室。株連數千人。獨皓得免。皓遂留燕。初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詠。北人泣血。且夕臨。為文以祭。其詞激烈。讀者皆揮涕。紹興十一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



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事今不敢也若乘勢進擊再造之功在反掌耳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皓有逃歸意請于叅政韓昉乞于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爲中京官皓不就職又令皓校雲中進士試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九

洪皓朱弁

三

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金人懼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檄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得還凡留北中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忠義之聲聞于天下以皓爲最皓旣對退見秦檜語連日皓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悅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



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皆吳人仕于金者詔歸之皓曰昔韓起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今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言室揔寄聲室揔者檜留金密好也檜益怒使言者劾皓出知饒州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居母喪終制除饒州又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中官白鏐從太后北歸素聞皓名曾言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遂係鏐大理獄流嶺表九年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九

洪皓 朱弁

三

始復皓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久在北庭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錄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每調之范鎮之孫祖平爲備奴皓言于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記聞金

國文具錄等書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  
太學晁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多故家遺俗  
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  
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効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  
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  
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  
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  
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  
自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洪皓 朱弁

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  
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  
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  
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  
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也吾嘗恨不食其肉忍北面臣之  
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  
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  
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  
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移書



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粘罕等相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洪皓 朱弁

三五

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八年。金使來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有所陳奏。帝嘉納之。賜金帛甚厚。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再轉。僅得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生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玠。張



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騁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新鄭詩南歸詩文各一卷

論曰以洪皓朱弁之忠處十死一生之地十數年間關得歸中外之人莫不歎息而皆沮于秦檜功不見錄又皆先檜以卒使坎壈以終其身何其厄哉皓之在北能知金人情形又能因間使以達于宋其才智有過人者使其用于朝廷或秉節鉞以鎮方隅其勳業將不可量而僅使之羈係困苦于敵人之邦以節著而不得以功顯其可為惋惜也夫其所成就亦已多也夫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洪皓 朱弁

五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對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專使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敵國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



血含耻忍垢。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  
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敵情變詐百出。而倫又  
以奸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萬民。萬  
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  
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  
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  
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  
不知。則檜之遂非。懷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  
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  
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孫近傳會秦檜。遂得  
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  
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  
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  
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尚能折衝禦侮耶。臣  
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懸竿藁銜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于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胡銓

三

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復奉議郎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吭掎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遂以張浚視師江淮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帝怒甚



銓上疏願毋以小衄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事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絲不能塞也。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耳。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時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十一月，詔以和金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九

胡銓

五

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



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于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謂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覲得美宮。小人之情狀具于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竄殛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是時朝議急于求和。已棄唐鄧海泗四州矣。而金又欲得商秦地。拘留使者。分兵攻淮。乃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芟柴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



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越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卽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旋乞致仕。七年。以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原官。累進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九

胡銓

三

有澹菴集一百卷

論曰。銓之論議。橫厲振發。若決江河而下。若引星辰而上。近古以來。不多見也。固其忠義之所奮發。亦其涵千古之心。蓋一世之氣。有以大過人者。歟。銓非徒慷慨尚氣者。觀其早募鄉勇。以助軍。晚鉅河冰而退敵。臨事堅決。動卽有功。使用其言。安知不廟算而勝乎。才與時違。動見摧挫。然志則與日月爭先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九終



